印度尼西亞新秩序後期暴動的當代史: 研究構想的提出與暴動事件分類

楊聰榮

東南亞區域研究通訊 第十一期 第 139 頁-第 168 頁

問題的發生：從暴動看華人與社會國家的關係

在 1998 年 5 月，印度尼西亞社會動盪不安，亞洲金融危機讓印度尼西亞三十年來快速成長的經濟體系為之崩潰，學生強烈要求政治改革，終於將在位三十二年的總統蘇哈托拉下台，這是印度尼西亞開國以來第一次沒有發生流血政變的政權轉移，和原先外界專家估計會發生像天安門軍事鎮壓流血事件的結果大異其趣。由於蘇哈托是自動下台，將政權交給甫任副總統的哈比比，外界蘇哈托下台反應良好，人稱另一次亞洲「人民力量」的革命成就。有關在當時首都雅加達所發生的暴亂，被認為是這次革命中的插曲，是在 4 名大學生在被警方開槍打死之後引發，因而在當時輿論多半以為暴動有理，同時暴動的發生又促成了蘇哈托的下台，解決了三十多年的寡頭政治，暴動被視為新舊時代交替中無可避免的動盪。

然而在 5 月之後的一兩個月內，陸續傳出來關於暴動的消息令人對於暴動的本質產生懷疑，暴動在首都雅加達發生造成將近約 2000 人喪生，其中多數是無辜的民眾。而在這個前所有的掠奪大暴亂中，有更嚴重的犯罪事件，即針對華裔婦女施加強暴的罪行，主要是在暴亂最嚴重的 5 月 12 日到 5 月 14 日之間，在雅加達的部分區域，暴徒結夥搜尋華裔婦女，然後集體輪暴，並且常常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或是在其家人面前，刻意要公開羞辱，事後陸續清查，在雅加達約有超過 160 件，其中一些受害者已自殺。除了首都以外，類似的案例在中爪哇及北蘇門答臘都有傳出。消息傳出，舉世震驚。

直得注意的事，有關華裔婦女受到性侵害的報導，是在事件發生過了一個月以後的時間以後才陸續傳出來，而且不是由正常的新聞管道傳出，首先是由一名受害婦女在網路上披露個人經歷，才引起注意，後來在網路上討論，受害的案件累積起來，才知道並非祇是個別性偶發狀況，最後才證實了這次的嚴重事件，最後才得到一般性媒體報導。事件被披露以後，各界反應強烈。外界對於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暴動事件表示震驚，並且對無辜的受害人表示深切地同情。

除了外界有強烈的反應之外，在印度尼西亞國內也有強烈的反應。帶有強烈的伊斯蘭色彩，甫上任的總統哈比比，向來被認為立場對華人比較不利，然而在上台之後，一再表明將致力消除印尼境內對華人的歧視做法[1]。而在 1998 年 7 月 15 日人權委員會報告公布後，即 5 月騷亂結束了兩個月後，首次公開評論暴

[1] Hadi Satyagraha “Nondiskriminasi: Tantangan Dan Peluang Bung Rudy”, Suara Pembaruan, 13 July, 1998.

徒大規模強姦華裔婦女的罪行。他形容一連串的強暴，是「印尼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事件」。這是一國的總統所能表達的最強烈的字眼。

這個事件使得這個原先被認為是學生爭取民主的「五月革命」蒙上了陰影，原先以「人民力量」來稱讚這次運動的外國媒體，也改以保留而審慎的態度來報導，這使得五月暴動的意義與評價大逆轉。到目前為止，五月暴動的真相仍是像謎一般，難以有個清楚確定的解釋。幸好有人道主義團體「人道志願者」在第一時間調查受害情況，公布了三次調查報告，使世人對於五月暴動至少有個理解的依據。

印度尼西亞官方剛開始的確設立的獨立委員會來進行調查工作，這個獨立委員會也確實收集資訊及從事調查，最後出了一份調查報告，然而由於不同勢力在這個委員會中角力，最後的調查報告是一再修改之後才公布，據信是刪去了對於軍方涉入案件的懷疑，但至少基本的立場尚可維持住。然而官方同時卻有一連串否認五月暴動中有特別針對華裔婦女強暴案件的言論，十足混淆視聽。

首先是 1998 年 8 月中旬，印尼警察總長魯斯曼哈(Roesmanhadi)表示警方未能發現任何確實的證據，並暗示可能是由民間團體散佈不實謠言所致，這項說法即使受到人權團體強烈的抗議，但是在官方逐漸形成陰謀論的說法，即有人利用這事件以打擊印度尼西亞。接著 8 月 24 日最高情報官員莫托吉(Moetojib)表示，情報部調查人員並沒有查到任何確實的證據，有關性暴力的報導可能是杜撰的。8 月 26 日國會發言人加富爾(Abdul Gafur)告訴來訪的美國國會代表,強暴的報導受到特定勢力的扭曲。8 月 27 日新聞部長尤努士(Yunus Yosfiah)證實,印尼武裝部隊總司令威蘭托(Wiranto)提交報告,沒有發現有強暴的案件。一時之間,彷彿一個月前總統的譴責和婦女部長的痛心疾首全被丟到腦後。

何以事件會這樣逆轉？這要從兩方面來看，一個是外在的壓力，一個是國內政局的發展。就外在的壓力而言，事件的發展反應了印度尼西亞的政治風格以及爪哇人搬弄言辭的作風，就政治風格而言，印度尼西亞的民族自尊性很強，並不習慣外界一而再，再而三的指責壓力，總想找機會化解。發生在亞齊及東帝汶的暴力，至少可以責怪特種部隊執行過當所致。然而華裔婦女強暴案件中，當國際輿論將矛頭指向印尼的種族歧視時，印尼官方普遍有不知如何回應的尷尬，總統哈比比一再發言失當，反應了這種尷尬。而以爪哇人為主體的印尼政壇，也充斥著爪哇人話說喜歡拐彎扭角，玩弄言辭的習性，先前的說法是警方找不到確實證據，後來的說法多半是部分引述這項說法，然後加上不同的闡示，最後政壇上迷漫陰謀論的說法，因此連婦女部長艾拉薇雅(Tuty Alawiyah)也趕緊附和，表示她之前所得的消息，也是未經證實的，以免池魚之秧。

另一方面，印尼國內政治的發展使得官方寧可玩這種誤導群眾的把戲。由於現在印尼政府是過渡政權，總統哈比比本身是在前總統蘇哈托下臺前匆匆被指為接班人，他的政權合法性尚待檢驗，自然不會去碰觸會衝擊民意的議題。而在印尼反華人的議題上，一再指稱穆斯林團體涉及其中，使得少數激進的穆斯林團體反彈，例如在網路上流傳很廣的薇薇安(Vivian)的故事[2]，其中提到暴徒在

[2] 參考附錄：Vivian 證詞。

犯案是口呼伊斯蘭真神阿拉，也令這些穆斯林團體感到憤怒，因此他們一再訴諸輿論，認為這是國際反伊斯蘭的陰謀，甚至發起反華人宣言，並且指稱這些以天主教徒為主體的人道團體的行為是叛國。在這種氣氛之下，官方的言論可以說是討好這股勢力，以免付出過大的政治代價，加上目前一些宣稱是五月暴動華婦強暴的照片被認定是假的[3]，於是官方順水推波，一再用不同說法，否認外界指認的事實。

後來甚至傳出官方利用台灣婦女團體代表團訪問印尼時沒有見到受害人一事來做文章，進一步推論是沒有發現受害的證據。這個消息透過印尼國家通訊社的報導，在印尼廣泛報導，台灣方面雖然婦女團體發表嚴重抗議聲明，卻無法得到印尼報章同等的重視，最後祇有一則更正啟事。最後的結果，對於五月暴動的事實真相不能釐清，也對於五月暴動中的組織性暴行缺乏解釋。一般報章報導普遍懷疑是軍方涉入其中，而將主謀指向特種部隊司令普拉博沃。普拉博沃在哈比比下台後，前往約旦避風頭，一年之後開始表示他是受人誣陷，否認其涉及五月暴動的傳言[4]。印尼新政府選出來以後，為了致力未來的發展，對這個事件也採取了拖延的做法，並沒有打算進一步追究的意圖。這樣的發展，使得五月暴動的背後陰謀，無法有清楚的證實。到目前為止，印尼沒有人因為涉及五月暴動而被起訴或判刑，這個事件恐怕是如此不了了之了。

儘管如此，在現階段沒有辦法進一步釐清事件真相，卻仍須設法及時進行研究，以免因為曠時久遠而讓事件被遺忘，使得未來更難以進行探究，因此在此提出一個研究構想，做為現階段可以進行的研究取向。

在這個研究之中，並不將焦點放在五月暴動本身，而將暴動放在比較長的歷史脈絡來理解。在 1990 年代中期開始，印度尼西亞傳出了一連串暴動，這些暴動經常佔據了國際新聞的版面，暴動的種類和性質都有相當大的差異，一段時間給外界的印象是社會動盪，社會充斥暴力，內部集團不協調。這種情況和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給外界的印象顯然有所不同。印度尼西亞一度被認為是能夠整合不同文化族裔的模範，並以其富於對差異性的容忍精神見長，尤其是在宗教方面，而對外來事務富於彈性也經常為人所稱道，在威權體制的統治下社會相對來說比較安定。為什麼九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和以往有這樣的差別呢?在這一連串的報導中，最突出的是這些暴動都以印度尼西亞華裔公民為直接或間接的受害者，至少就華文媒體和國際媒體的報導而言，這方面是報導的重點。本研究試圖追問，為什麼九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會爆發這些暴動？這些暴動的性質是什麼？這些暴動和華裔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部分暴動將華裔當成攻擊對象？應該如何來理解這種現象？

這些暴動事件應該放在同一個時代脈絡來理解，而非將暴動當成孤立的單一事件來看待，因此應該將這一時期的暴動進行通盤的理解，這個時代脈絡的特質與印尼蘇哈托總統所領導的政權息息相關，這裡稱為印尼新秩序後期。為了要方便未來的研究，這裡將提出一個研究構想的範圍，並且將這個範圍所涉及的

---

[3] 蘇東牧 < 嚴防假的性暴力圖片 傷害援救活動公信力 > ，中國時報，1998 年 8 月 2 日。

[4] < 伯拉波沃．蘇比安托要求平反 > ，指南日報，1999 年 10 月 16 日。

大大小小不同性質的暴動事件，依時間的先後順序以及不同時段發生暴動直接引發原因的性質做出歸類，歸類的過程即涉及對暴動事件的理解，而歸類的結果也有助於未來以概念思惟方式來討論暴動事件。

由於這類事件並非國際政治新聞焦點所在，一般的報章雜誌很少持續性的報導，經常是在暴動剛開始發生時給予比較大篇幅的報導，而此時對於事件的瞭解與查證通常很有限，祇能夠根據外電新聞記者及時主觀的意測。等到事件有進一步發展或時明朗化的時候，卻見不到後續報導，或許是國際新聞的版面有了新的焦點，或許是在目前的國際政治新聞的生態中，事件的後續發展得不到主編的青睞，所以一般讀者經常對印度尼西亞的暴動事件的印象通常是零星，也缺乏整體的理解。本研究構想即試圖在一個比較大的架構下，做一個全面性的理解。

兩種簡單歸因的謬誤

如何來理解在印度尼西亞一再發生針對華人的暴亂？如果對暴動有比較好的理解，也可協助來理解華人在印度尼西亞的社會關係與地位，甚至進一步理解印尼的國家與社會的運作關係。然而有兩種不同的論述觀點經常阻礙了客觀的理解，第一類主要是存在許多印度尼西亞華人研究，有強烈的華人中心主義的問題，研究探討問題祇從華人社群的角度來看，忽略了和外在環境的互動關係，使我們不容易從中掌握印度尼西亞的整體情況；第二類則主要存在於印度尼西亞研究中，則受到印度尼西亞政府政策的影響，假裝印度尼西亞不存在族群問題，或是認為族群應以國家整合為最高目標，族群問題祇是次要的問題，或是祇考慮經濟層面的問題，刻意忽略經濟問題背後潛藏的族群問題。這兩種常見的論述方式都有偏廢之處，但是由來已久，因此要研究如暴動這一類的現象，就發生既有的研究不足以解釋的問題。

就學術研究的內在理路而言，我們可以將這些問題加以歸納，一般而言，在相關的研究中，存在著兩種利用簡單的歸因邏輯的論述，經常阻礙了我們對印度尼西亞族群關係的現實有清楚地理解。第一種稱之為「排華論述」，第二種稱之為「唯經濟論述」。在這裡將先做一個概略討論。

「排華論述」將所有的暴動簡單的歸因為「當地人排華」，這種論述普遍存在海外華人史，東南亞華人史或是印度尼西亞華人史等專門的研究之中，也普遍存在一般華文報章雜誌在報導印度尼西亞華人的相關報導。在東南亞華人史研究上，許多情況都以「排華暴動」為標題，來描述早年華人與東南亞的殖民主， 或是華人與新興國家的衝突或矛盾，至今每有暴動發生，如果有華人涉及其中，一概以排華論之，造成這種論述的主要原因，是因為早期東南亞華人的血淚辛酸的歷史，以後形成如果華人有什麼風吹草動，一概以排華論之。

以「排華」來描述針對華人或是對華人不利的事件，可能會把許多規模不同，性質有別，成因不一的事件全部混為一談，同時也使人們沒有進一步深究事件背後的原因。以印度尼西亞九十年代所發生的 SARA 暴動為例，其性質即和在四十年代印度尼西亞獨立革命戰爭時期所發生的暴動有很大的差異，但是許多

媒體報導時，卻表示「排華暴動是印度尼西亞華人幾百年來一直存在的惡夢」，彷彿一句排華就代表了一切的必要的解釋。

如果我們深入分析這些九十年代發生的暴動，就會發現其實華人與原住民的關係十分錯綜複雜，許多暴動受害者的第一手報導都指出，施暴的暴徒和出面拯救的都是原住民，印度尼西亞的族群關係並不像其他有持續性種族暴動的地區，族群之間有強烈的種族仇恨，印度尼西亞的原住民與華裔的關係是深深涉入印度尼西亞本地的政治社會經濟關係中，如果不從這種關係來理解，無法清楚認識事件真相，排華論述有時反而模糊了事件的本質。

「唯經濟論述」則將所有的問題，歸因於華人擁有大量的財富，因此才會爆發族群暴動事件。這種邏輯假定了祇要明白華人擁有大量的財富的事實，對於不同性質的暴動就無須進一步的解釋，這其中隱含了暴動有理，華人有錢就是最好的理由。最常見的例子，是在外電報導中，祇要提到印度尼西亞和華人相關的族群問題，必不忘加上一句「華人祇佔百分之三，卻控制百分之七十的經濟」，這種論述也容易造成簡單的歸因，阻礙我們對問題的癥結作近一步的瞭解。

造成這種「唯經濟論述」當然和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結構有關，印度尼西亞有許多大財團，而其中許多大財團的領袖是華裔，然而他們被是華裔中的少數人，卻經常被當成印尼華人的代表。同時如果將所有這些財團的經濟活動全都歸到華裔名下，卻是有問題。因為這些財團企業中多數的員工是印度尼西亞原住民。同時如果不看這些財團的高層人事結構，由於印度尼西亞本地的都市中產階級已經出現，經濟活動其實是不分原住民及華裔。

值得注意的事，印度尼西亞九十年代所發生的暴動，許多是發生在小城鎮，祇波及的對象經常是在這些小鎮開商店的華裔，這些華裔和前述的大財團及大企業沒有什麼關連。而且許多開小商店的華裔是世居於此的早期移民之後，和一些大財團的領袖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有相當大的不同。因此簡單地以印度尼西亞的經濟結構來論述這些暴動事件，是有很大偏差。我們若要理解問題，必須要設法對印度尼西亞有全方位的瞭解。

研究取向

印度尼西亞華人的研究可以放在海外華人史的脈絡裡來討論，因為華裔族群散居世界各地已經成為一個全球顯著的現象，如同印度裔、非洲裔和愛爾蘭裔等一般，成為研究移民和族群關係的重要焦點。其中東南亞是歷史上華人遷居的大本營，因為東南亞華人研究或是東南亞華人史也構成海外華人研究的重要的一環，而其中印度尼西亞的華裔人數眾多，是海外華人研究不可或缺的課題。

以海外華人的研究的角度來從事各地華人的研究有其正當性，如果從既有的海外華人研究來看，研究關心的重點是華人在當地的生活及適應情況來做討論，對於當地的情況，僅在有直接涉及到華人的層面上，例如移民法令或少數民族教育政策等等。這種研究很多是以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及紐西蘭以模式，這其中自有其道理，因為這些國家都視自己為移民構成的國家，到目前為止都

保持吸收外來移民，因此移民事務是屬於社會建制的一部分，和移民相關的事務有比較清楚的範圍。而華裔移民祇是諸多外來移民的一環，適用於其他移民的討論，也適用於華裔移民的討論。同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有較大規模的華裔移民流入，華裔移民社群對自己族裔移入當地的歷史，還記憶猶新，易於追溯。和華裔移民相關的議題，也很有特定的範圍。

但是這種研究模式對於東南亞國家的適用性就有問題了，多數的東南亞國家並不是採用移民國家模式，而是採用民族國家模式。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追求民族解放國家獨立之後就不再大規模接受華裔移民，華裔社群主要是和當地社會互動，而非和中國互動，也沒有持續性的移民來做為橋樑。同時由於當地華裔移民社群存在當地的歷史已有數百年了，早已經成為當地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不能孤立地來看待華裔社群。要研究和東南亞華人相關連的課題，也應該放在東南亞研究的課題來討論，尤其是近代東南亞華人的歷史研究，自從東南亞新興獨立國家誕生以後，我們很難不去掌握這些新興獨立國家的國情與性質而能對其中的華人問題有清楚的瞭解。

在本研究之中，是以東南亞研究的研究取向來討論的印度尼西亞華人問題。為了將討論的脈絡放在印度尼西亞研究之中，對印度尼西亞的族群暴動加以分析，以進一步來討論印度尼西亞和華人相關的族群問題，必須深入印度尼西亞的情況。為此在本研究中，參考了許多印度尼西亞本地的文獻，並且走訪印度尼西亞學術界的專家及知識分子，以求平衡當地人對這些事件的看法，因此在本文中，對於研究的主題，捨棄許多報章所採用的「排華暴動」這種先入為主的字眼，而以當地所稱的"SARA 暴動"為題，或是在西方文獻中所稱的「反華暴動」（anti-Chinese riots）。

然而本研究雖然將華人課題放在印度尼西亞研究中，卻無意將印度尼西亞研究孤立起來，雖然印度尼西亞有其獨特的歷史背景與文化特質，這些都有助於本研究的分析與理解，但是卻不應該以這些獨特性來解釋一切，印度尼西亞社會是人類社會的一環，從其他人類社會所推衍出來的社會科學的理論，如果適用於本研究主題的討論，也應該合宜提出來一起討論。

許多從事區域研究的研究者，因為長期鑽研一個地區，很容易陷入一種一切以當地的獨特情況視之的心態。例如「中國國情論」論者，很容易將研究主題以「中國國情不同」而拒絕和其他國家比較。出身當地的學者尤其容易犯上這類問題。無疑地，印度尼西亞研究也不例外，許多印度尼西亞的學者也容易認為印度尼西亞的問題與其他地方不同，難以相提並論。因此在考慮印度尼西亞的本地觀點時，除了探求本地學者的意見以外，如何將這些本地觀點放在全球的脈絡，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本地觀點最容易出現的問題，經常是不會去挑戰甚或提及當地社會的一些基本假定，或是以存在為合理，不去反省質疑既有的價值觀，反而以此為論述的根據。這是筆者在閱讀印度尼西亞本地的報導及評論時最常見到的情況，尤其是當今印度尼西亞的社會精英和知識分子仍有相當程度的排外情結，加上有意無意間都會透露出大國心態來，總是覺得外人不理解印度尼西亞，或是覺得印度

尼西亞有自己的一套，不能拿其他地區的情況來相提並論。這是我們探求本地觀點時必須特別注意的。

然而現今的印度尼西亞實無法自外於全球觀點的衝擊，首先大批留學西方，接受西方社會科學訓練的印度尼西亞知識分子回到印度尼西亞，成為社會精英的骨幹及輿論的舵手，在現今印度尼西亞的報刊中，充滿了西方社會科學的語彙，許多甚至直接從英文原文改為印度尼西亞文的拼寫法，就堂而皇之的登上給普羅大眾閱讀的報刊上。

此外發生在九十年代的印度尼西亞的許多社會震盪，多半是和國際社會互動而來的，在印度尼西亞政策上實行親西方政策三十多年來之後，印度尼西亞很難脫離外在的影響。最顯著的例子是發生於 1997 年 7 月以後的亞洲金融危機，印度尼西亞並非引起問題的國家，卻是受創最深的國家，同時一發生問題時，印度尼西亞立刻尋求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協助，從此對於印度尼西亞本地政局和國際社會的互動更為緊密。由要求經濟改革到引發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大起，終於導致長期無可震撼的蘇哈托總統下台。可以說我們很難不把印度尼西亞情勢的發展放在全球的脈絡來看。

在本研究中，全球觀點的討論建立在兩方面，一是社會科學理論與觀念的運用，一是注意事件的發展與各方面的互動，而非僅限於印度尼西亞一地。由於社會科學的觀念是建立在具體社會現象抽象化的過程上，即使理論來自其他社會的經驗，也適合用以討論印度尼西亞的情況，祇是必須加上本地的材料及本地的觀念的說明，也會設法和各地相類似的情況比較其異同。

在事件與外地的互動上面，外國媒體的報導和分析，雖然是反映了局外人的意見，和當地人的看法有相當的距離，卻是必要的參考材料。外電報導顯然有其很大的限制，如限於篇幅，報導不會深入，報導經常反應外國投資者所關心的焦點，對事件的其他重要面向容易忽略，同時對於同一事件並持續報導，也使對某些事件及問題的追蹤不易。然而除了這些問題之外，外電報導中經常會有許多訊息內容，是在印度尼西亞本地媒體中見不到的，例如事件在國際間的反應及各方的互動，因此，參考和比較不同性質的文獻，實屬必要。

研究範圍

在本研究，本文研究的範圍以九十年代在印度尼西亞發生的暴動，其中時間最集中的一段時間是由 1994 年 4 月棉蘭暴動到 1998 年 5 月蘇哈托下台為止，主要分析的事件也以這段時間為主，研究的對象以這段期間所發生的暴動事件，並且以當地人所稱的「SARA 暴動」為主要分析對象。

所謂的「SARA 暴動」在印度尼西亞的脈絡是指族群、宗教、種族及社會集體間的暴動，SARA 一詞是 Suku， Agama， Ras，及 Antaragolongan 的縮寫，分別是指族群、宗教、種族及社會集體間的問題， 範圍較一般其他地區的族群問

題或種族問題的範圍要大，同"SARA"一詞清楚地點出了印度尼西亞這一類社會矛盾問題的性質[5]，故在本文中採取這個名詞。

由於事件發生都是當代的事件，所以缺乏有深度的專門研究論著可供參考，因此在本研究中所引用的材料以新聞報導的為主。以新聞報導為材料，並不表示筆者以為新聞報導的內容即是事件的真相，主要由於筆者研究的主題是在於對這些 SARA 暴動事件的解釋，所以關於至於在這些事件中的細節，並非本文討論的重點。例如在西加里曼丹發生的 SARA 暴動時所爭議的問題，即到底是 300 人或是 3000 人傷亡，對新聞報導來說是個重要問題，但在本研究中，祇會列出暴動的基本性質，而不會去追究個別單一暴動的具體細節。

但是為了探求比較客觀的報導，在本研究中儘可能地參考中文、英文及印度尼西亞文的新聞報導，根據筆者觀察的心得，不同語文的新聞報導側重不一，但各有所長。其不同的性質將在以下討論，因此筆者以為三種語文都是必要參考的材料。為了更貼近當地人的關點，筆者也利用各種不同的管道來取得資料，以彌補書面資料不足之處。在 1996 年中到 1997 年中，是筆者三次進出印度尼西亞境內，探訪印度尼西亞對相關問題有研究的專家，尋求他們的理解和看法。

這些印度尼西亞文的資料主要取材於當地的報章刊物，許多是事件發生時候的報導與評論，這些文獻受限於當時的時空，有許多內容未必客觀，但是卻是反應當時印度尼西亞主流社會的某些共同的看法，同時所提供的訊息量很大，絕非重覆報導浮面消息的外國媒體所能比擬，然而這些資料也都有其限制及盲點，將在採用這些資料時儘可能指出來。

[5] "Jangan Takut Bicara SARA", Republika, 20 Nov, 1995. 該文鼓勵印尼民眾不要害怕討論 SARA 問題，反而應該公開來談，將問題的性質談清楚。

印度尼西亞新秩序後期暴動的當代史

印度尼西亞在蘇哈托總統在位時代被稱為新秩序(Orde Baru, New Order)時代，這是由於蘇哈托在六十年代上台時採用新秩序的口號，以區別第一任總統蘇卡諾時代的舊秩序。新秩序時代很長，如果由 1965 年蘇哈托開始全面掌控局面算起，到 1998 年下台為止，新秩序時代共有三十三年之久。一人當政三十多年的時間，在當代國際政治上是除了古巴的卡斯楚以外一大異數，對建國五十幾年的印度尼西亞而言，新秩序時代無疑是形塑了這個新國家的歷史最重要的風貌，因此研究新秩序時代的不同面向也將是瞭解印度尼西亞這個新興獨立國家的重要課題。

本文將以新秩序時代後期為範圍，將這段時期所發生的暴動加以分類，作時間順序的簡要敘述，做為未來進一步研究的參考。由於新秩序時期很長，為了研究上的方便加以適當分期有其必要，在此將新秩序時期分為三期，新秩序前期是從混亂到安定的時期，是從蘇哈托總統上台到七十年代末期，新秩序中期是穩定成長期，從七十年代末期到九十年代初期，而新秩序後期則是由安定到混亂的時期，是由九十年代初期到 1998 年蘇哈托下台為止。新秩序時代是便在 1998 年的五月暴動的風潮中結束，其實整個新秩序後期是印度尼西亞暴動發生頻仍的時期，因此不同型態的暴動是理解新秩序後期的印尼社會特質的事件，可以說是暴動構成了新秩序時代後期的重要特徵，也是理解整個新秩序時期的印尼現代史中重要的一環。

筆者根據不同來源的資料將印度尼西亞的暴動事件加以整理歸納，整理的重點並不是在詳述事件，由於篇幅上的限制，對於各別的暴動事件僅能做簡要的性質說明。整理重點是在對於暴動的性質的歸類，以及給予不同類型的暴動適當的名稱，做為未來進一步討論研究的基礎，為此在本文中並不針對暴動事件的前因後果加以分析，祇是提供暴動事件的性質說明與分類的架構。如果並非特別重要將不一一指出消息來源。

根據筆者的歸類，九十年代中葉是印度尼西亞暴動頻仍的一個時代，以其時間順序及暴動的特性可以分成四波，第一波由 1994 年棉蘭工運暴動到 1996 年的七二七事件，這是社會矛盾凸顯而行政官僚反應不當所造成的，稱為「反公權力暴動」。第二波是自七二七事件之後到 1997 年國會改選之間的暴動，暴動的特色是以地方性的不同社會集團之間的衝突為主因的暴動，稱為「部族暴動」。第三波是在金融風暴之後，在 1998 年 1 月到 2 月之間，各地連續出現一連串以攻擊地方上的華人商店的暴動，稱為「新春暴動」，第四波是 1998 年發生在雅加達而造成蘇哈托下台的暴亂，稱為「五月暴動」。

第一波：反公權力暴動

從 1994 年棉蘭暴動到 1996 年的七二七事件，印度尼西亞開始了暴動頻仍的第一個階段，這個時期的暴動的特色是暴動的主要抗議議題是挑戰公權力，例如 1994 年棉蘭暴動是由勞工運動引發，而 1996 年的七二七事件是政治反對派人士抗議政府及軍方介入民主黨的內鬥。

相對而言，在此之前的一段時期，從 1980 年代末期到 1990 年代初期則顯得較為平靜，這是因為這段期間印度尼西亞經歷了高度經濟成長，而政治結構則因為權力集中制而顯得相對穩定，執政的專業集團因為集合政府官僚，軍方和大企業家的支持，顯得難以搖撼。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葉，一個執政長達三十年的政權顯得僵化而蹣跚，無法有效地處理變局，僅僅靠公權力的高壓政策來應付異議份子。

棉蘭暴動

1994 年 4 月，棉蘭發生一次暴動，是由勞工運動的示威活動，轉而成為以華人店鋪與設施的反華暴動。數萬名工人在棉蘭進行大規模示威遊行，主要訴求是要求增加薪酬和加班費，同時爭取組織獨立工會的權利，並且抗議當局漠視工運領袖離奇死亡的事件。就示威活動原本的性質而言，是清楚的勞工運動，和華人並不直接相關，但是示威活動受到省長的漠視及印尼軍警的強力鎮壓，抗議不成轉而臨時起意的暴動。

棉蘭暴動受到矚目是暴動所釋放出來的能量，估計有一百五十家以上的商店被搗毀，絕大多數是華人擁有的，工廠十多家被破壞，汽車約五十輛遭焚毀，有一名華裔商人喪生，是棉蘭自蘇哈托執政以來最嚴重的動亂。

關於棉蘭暴動何以會轉成反華暴動，有不同的解釋。領導這次示威活動的工會領袖一再宣稱，他們並沒有打算把箭頭指向華人，而是有人混水摸魚，以此擴大事端，因而抹黑勞工運動。也有人表示由於工會的訴求是提高工資，和以華人為主的資方是對立的，因此在勞工運動受挫時，即以華人產業為洩憤的對象。然而不論那一種解釋，公權力對於勞工運動處理不當是明顯的，而實際上，祇要當局用心處理勞工訴求，暴動應可避免，然而當局不圖此，祇是以嚴厲措施對付示威者。

七二七事件

和棉蘭暴動一樣，七二七事件是和公權力發生直接衝突的暴動事件，同樣受到國際媒體的矚目，而且事件的性質有指標性作用，一直在後來論述印尼時事時經常被論及。和棉蘭暴動不同的是，七二七事件暴亂的規模要比棉蘭暴動大多了，被稱為自 1974 年因抗議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問時引發的雅加達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暴亂，同時七二七事件是由政治事件引發，其後續的影響也要深遠許多。

七二七事件就暴動事件而言指的是 1996 年 7 月 27 日開始一連幾天在首都雅加達發生的暴動，動亂的導火線是軍警攻擊民主黨部的中央大廈，與民主黨內支持梅嘉瓦蒂的民主黨員及其他支持群眾發生對抗，而其事件發生原因則涉及政府強行介入在野的民主黨內亂。暴亂發生以後，被軍警強力驅散的群眾流竄到其他地區，縱火焚燒或搗毀二十多座建築物，包括農業部及電信局大樓等，搗毀九家銀行，燒毀近百輛汽車。接下來一連幾天都有暴亂，也有暴徒劫掠華裔經營的店鋪，以及宣稱在市中心商業區安置炸彈的恐嚇電話。

七二七事件更重要的意義則還在這些暴亂之上，其主要的影響是在其政治上的意義。這是執政黨專業集團利用政府公權力來對付在民間聲譽日隆的梅嘉瓦蒂，公然介入民主黨內的內爭所引發的暴亂，受到各界矚目。雖然梅嘉瓦蒂因而從民主黨主席的職務拉下台來，一時失去了舞台，但是梅嘉瓦蒂卻成為對抗蘇哈托總統與執政黨統治的精神象徵，到民主黨部中央大樓支持的群眾，有獨立工會運動的領袖和激進的大學生民主運動團體，及其他民主運動團體，梅嘉瓦蒂搖身一變成為民主運動的領袖，證諸後來印尼政壇的發展，七二七事件實在是反對派集結的開端，在當代印尼歷史中將佔有一席之地。

其他暴動

我們不該將這一時期發生的暴動事件視為孤立的事件，同樣類型的事件在這一段時期前後一再發生，祇是許多示威活動沒有釀成暴動，而沒有引起海外媒體的爭相報導。如自 1993 年下半年開始，大學生上街頭抗議的事件層出不窮，總統和軍方過去高高在上的形象改變，成為抗議的對象，而抗議的議題，從勞工、宗教、言論自由、環保、人權、民主與貪污的問題都有。而同一時期的勞資糾紛與勞工罷工事件，在 1994 年上半年各地共有三百件之多。各種示威活動的出現，表明了要求變革的主張增強，民眾對政治的理解力也有所提高，開始起來爭取權利，而各種社會議題出現卻無法在既有的政治體制中得到解決，因此走上街頭的事件便頻頻出現[6]。

這段期間其實已經展開了暴動頻仍的時代，祇是多數國際媒體沒有報導這些暴動，在此簡述如下。

1994 年 12 月 1 日在萬隆發生暴動，主要是三輪車夫為主的街頭暴動，主因是因為謠傳有三輪車夫被警方巡邏車撞死，引起上千名三輪車夫及街頭小販集結抗議，發生暴動，市區的商店被破壞，汽車被搗毀，而這些多數是華裔所擁有，市區商店因而停業一段時間。

1995 年 9 月在東帝汶發生暴動，主要是司法部官員發表談話時，冒犯了東帝汶主要的宗教信仰天主教，首先是在首府帝力發生暴動，後來暴動播及其他幾個城市。

1995 年 10 月 31 日在西爪哇的普哇加達鎮（Purwakarta）發生暴動，該鎮華裔商人因為處罰一名 14 歲的伊斯蘭學校女學生偷竊行為，經過渲染之後，引發數名百青年學生持續幾天的騷亂，總共有十八間商店，兩間倉庫，三間住宅及九輛汽車被毀，當地幾間基督教堂的外部也遭破壞。

1995 年 10 月在東帝汶首府發生暴動，主要起因是年輕人分幫分派打群架械鬥，由主張東帝汶獨立與主張和印尼整合的兩派對打，警方介入，引起暴動，事件中有兩人死亡，警方拘捕了幾百名年輕人。

---

6 "Sara, Pemicu Konflik?", *Republika*, 20 Nov, 1995.

1995 年 11 月在蘇門答臘北部的波爾西亞（Porsea）發生暴動，示威的民眾放火燒毀建築物及汽車，以及當地的地方廣播電台，以抗議當地排放瓦斯的造紙廠。

1995 年 11 日西爪哇的帕沙魯安（Pasaruan）發生暴動，當地數以千計的居民抗議一家韓國人擁有的香料工廠污染水源，搗毀其辦公室。

1995 年 12 月在中爪哇的北加浪岸發生暴動，一名智障的華裔男子 Yoe Sing Yung 損壞可蘭經，而引發暴動，一連持續三天，當地華人商店被搗毀。

1996 年 1 月在西爪哇的萬隆發生暴動，一群沒法進入音樂會的歌迷們發起暴動，搶奪商店以及將車輛翻倒。

1996 年 3 月在伊利安（Irian Jaya）的提米卡（Timika）及坦巴加普拉（Tembagapura）地區發生原住土著發起的暴動，據信是抗議美國一家採礦公司，自由港公司（Freeport），在當地開採金礦及銅礦。環保人士表示該公司的開採導致河川污染以及當地原住民的文化受到嚴重破壞。

1996 年 3 月在伊利安（Irian Jaya）的阿倍普拉（Abepura）發生暴動，數以百計的年輕人到處破壞公共設施，這是抗議當局有關當地一名從事獨立運動者被捕而死在雅加達的監獄中的事件，暴動發生在當死者屍體運抵加也普拉（Jayapura）港口時。

1996 年 4 月在加里曼丹發生暴動，約有兩千人示威抗議，理由是當地駐軍對一名居民施暴，最後軍隊開槍射殺了一名抗議者。

1996 年 4 月在伊利安（Irian Jaya）的提米卡（Timika）機場發生暴動，暴動是由軍方官員與當地居民口角所引起的，暴動造成十五人死亡及多人受傷。

以上都是從棉蘭暴動到七二七事件中所發生的較小規模的暴動，這些暴動並沒有引起外界注目，祇是在印尼本地的報章中出現。其中最引起國際注目的七二七事件，則是此種反公權力類型暴動的高峰。七二七事件發生以後，雖然局面很快的控制住，一般外國媒體所預測的政治大變局並未發生，但在七二七事件之後，引發了新一波一連串的暴動事件，印度尼西亞因此開始進入暴動頻仍的新階段。

第二波：部族暴動

七二七事件發生後，社會還在為了事件的評價及看法不同，爭辯不休，同時事件餘波盪漾，此時卻在不同地點，發生一連串大規模的暴動，這些暴動發生的原因都不相同，而且發生事件的原因有相當強的地域性，但是從 1996 年 10 月開始，卻間歇性地爆發這些大規模的暴動。

1996 年 10 月，詩都文羅(Situbondo)

東爪哇的詩都文羅在 1996 年 10 月發生暴動，這次暴動的起因是由於一樁涉及藐視宗教罪的法庭宣判，23 歲的 Saleh 被控侮辱教士，否定伊斯蘭正統派的信仰，被判五年，可易科罰金。當地的穆斯林團體認為宣刑太輕，因此發起暴亂，搗毀各種公共建築物，包括法院、學校、醫院等，然而最令外界震驚的事，市內所有基督教教堂在一夕之間被搗毀，共有 27 間教堂遭難，並且有一間華人佛教寺廟遭池魚之央，這是近年來首次發生佛教寺廟成為暴動對象的事件，這和多年來印度尼西亞努力建立的宗教和平共處的形象大不相同，從此宗教的殿堂便不再有神聖性，在往後的暴動中成為直接被攻擊的對象。這次暴亂的過程中有五人死亡，是燒死在教堂內，有許多報導顯示有參加暴動的穆斯林青年可能是經過有組織性的煽動，才能迅速從鄰近地區集結過來，同時當地軍警被認為並未積極努力及時阻止暴動，因此有許多不同的陰謀論在民間流傳。

1996 年 12 月，打橫市暴動(Tasimalaya)

被華人稱為打橫市的西爪哇首府，在 1996 年 12 月 26 日發生暴動，打橫市是在雅加達東南方的一座市鎮，起因和華人並無關係，是一名被指為虐待學生的穆斯林老師，在警察局被拷打，引起穆斯林團體的抗議，警察局被包圍，最後引發大規模的暴動，引起數千名穆斯林動員的暴力事件，暴民攻擊商店，旅館，車行，工廠，教堂等，絕大多數目標都是華人產業。其中包括當地一間大型的購物商場 Matahari，這是眾人皆知的華人產業，整棟建築物被焚毀.衝突中有四人死亡，其中有一名年約五十的華裔婦女被燒死在她店中。

1996 年底 1997 年 1 月，桑高雷多暴動（或稱西加里曼丹暴動）

西加里曼丹省桑高雷多自 1996 年 12 月 30 日爆發種族動亂，數以千計的人被縱火搶劫事件，居民已紛紛逃離該地區。桑高雷多鎮以生產橡膠、椰子、辣椒與椰子油著稱，是個遠離主要城鎮的小鎮，卻發生了種族仇殺的事件，幾千名當地達亞克族原住民土著被動員，到處縱火焚燒了約六十戶民宅，並搶劫財物，暴動的受害者大多是馬都拉族。暴力衝突開頭係兩群青年為了一名達亞克族女子爭風吃醋而引起，這兩群青年一為達亞克族人，一為馬都拉島移民。幾千名居民已經逃離桑高雷多，政府實施整夜宵禁，並派遣數百名部隊到暴動地區。

1997 年 1 月，靳加斯登克勒暴動(Rengasdengklok)

西爪哇市鎮靳加斯登克勒(Rengasdengklok)，離首都雅加達約六十公里，在 1997 年 1 月發生暴動，暴動的對象直接指向華人，這是有一名華裔女性 Tjio Kim Tjoan 抱怨清真寺的早朝的聲音太吵，引起大規模的暴動。這是在伊斯蘭教的齋戒月期間，穆斯林青年在清晨三點多敲鐘召喚教徒起床早禱進食，這名華裔女性抱怨之後，已經立即向當事人道歉，但是消息傳到上午時，卻另有穆斯林青年集結，對當地華人產業下手，計有 42 間華人商店，76 間華人住宅，2 間銀行，3 間工廠，3 間教堂及 2 間廟寺被毀.事後警方調查後，搜捕了 21 名參與暴亂的青年，分別被判 2 個月到 4 個月不等的刑罰，而這名被指為引發衝突的華裔女性卻以藐視宗教罪被判 3 年半。

1997 年 9 月，錫江暴動，或稱烏戎潘當(Ujung Pandang)暴動

在蘇拉威西首府的烏戎潘當市，在 1997 年 9 月因為一名發瘋的華裔青年殺死了一名參加查經班後回家的 9 歲穆斯林少女，引發了當地的針對華人的暴動，有 3 人被殺，62 間房屋全部燒毀，超過 1000 間的房屋被損壞，4 座教堂及廟宇被毀。

同一個時期還有另一種形態的暴力事件，那是在國會選舉其間，因為選舉所帶來的法律假期，以及因為選舉時期支持者互相攻擊所造成的，其中比較大的事件是 Banjarmasin 事件，發生在 1997 年五月，地點是加里曼丹（Kalimantan）的 Banjarmasin，主要是支持執政黨專業集團（Golkar）的群眾和支持建設團結黨的群眾互相衝突所致，暴動所造成的火災造成多達百人死亡。由於政治上各種反對勢力在集結，雖然還不到可以震撼執政黨的地步，但是新的政治競爭型態一直再發展中，這是為什麼有人認為政治是促成許多暴動的原因，有種陰謀論一直在印度尼西亞政壇上流傳，即針對華人的暴動是有官方的支持，至少是樂見事件的發展，因為這使得民眾更要求安定，而對軍方也有利益，因為他們在社會治安的重要性會被肯定。

第三波：新春暴動

在 1998 年 1 月及 2 月之間，印度尼西亞爆發了一連串暴動的報導，這些暴動是在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此時印度尼西亞的國幣盧比亞已經貶低到原來的四分之一，金融危機已經深化到足以影響一般市井百姓的生活，因此這些暴動一般被認為和金融危機息息相關。暴動發生的的規模不大，但次數很多，多數的外電新聞報導僅是在事件發生後做零星的報告，並沒有做全面性的報導，也沒有回顧這段期間所報導過的社會騷亂，因此很難有全面的圖象。

歸納起來主要發生暴動的地區有三個地區，分別在時間相近的三個時段，其他則是零星的發生在不同地區。這三個地區及發生暴動的時間分別如下，第一階段是發生在東爪哇，主要是在 Jember 及其周邊地區，時間是在 1998 年 1 月 12 日到 1 月 16 日，第二階段是發生在中爪哇及東爪哇，主要是 Rembang 及其周邊地區，時間主要集中在 1998 年 1 月 26 日到 1 月 30 日，第三階段是在西爪哇及中爪哇，主要是在 Cirebon 及其周邊地區，時間是在 1998 年 2 月 12 日到 14 日。

第一階段

1998 年 1 月 3 日東爪哇的 Tamanan 發生暴動，這是介於 Jember 和 Bondowoso 的城鎮。這是由當地的民間與軍警的衝突所造成， 警察被民眾指為包庇惡勢力，並以警力保護從事不法的商業利益如賭博，色情業及盜伐森林。據報導在該地區的警民衝突已有幾個月時間，尤其是當地穆斯林團體與警方交惡，也可能涉及選舉不公所留下來的後遺症。據報導有多處警察局被搗毀，並且有多家華人商店被破壞。

1998 年 1 月 12 日 東爪哇的 Jember 及鄰近地區發生多起小型的偶發性暴動，暴民搶奪華人小商店，而且如同傳染病一樣在鄰近地區散播開來，一連持續了五

天，並且在兩週的時間內都有報導零星暴動事件發生。一般被認為是首宗直接和金融危機所引起的民生物價暴漲相關的暴動。沒有人傷亡，雖然地處偏遠，事件多屬臨時性發生，警力不易立刻部署，但軍警亦被認為沒有認真阻止搶奪行動。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 暴動發生在東爪哇的 [illegible], 介於 [illegible]以及 [illegible] 之間以及以西的地帶，暴動開始於抗議民生物質價格暴漲的摩托車隊青年，然後引發將近百起對華人商舖搶奪貨品的事件，這些青年將貨物推到街上供人奪取，警方要求其他商家降回原價賠出售，以免被劫。

1998 年 1 月 14 日晚間 Jember 地區多家食品商店及倉庫被破壞，食物被搶奪一空。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 [illegible]發生暴動，當地第二大的百貨公司被火警被火破壞，這是一個超過 [illegible]位的職員的百貨公司，公司的老闆是華裔，但多數的員工是印度尼西亞原住民同胞。警察稍後否認這是一項破壞活動，並且認為這是電力系統出了問題而造成的過失。

1998 年 1 月 16 日發生多起暴動事件，首先是 Balung 發生暴動，這是在 Jember 的南方的小鎮，至少四間其他的商店被掠奪，暴動被認為和機車族有關，事件是發生在數以百計的乘機車者從城鎮的北方到達以後發生的。在 Jember，華裔零售商同意賣烹飪油及其他的基本食品以舊的價格， 某些商店因為恐懼而關閉。靠近 Banyuwangi 的 Bagorejo，在傍晚時分有食物商店被掠奪，安全當局及時避免了更進一步地掠奪。警方事後逮捕了涉及 Jember 暴動的三十幾名滋事分子，全數是低收入的馬都拉人(Madurese)，同時多是住在偏遠地區。

第二階段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靠近 [illegible]的 [illegible]發生暴動，米廠被破壞，車輛毀損。

1998 年 1 月 26 日，中爪哇靠近 Rembang 的小鎮 Kragan 發生暴動，這是靠近北海岸的兩個鄰近小漁村 Karang Lincak 及 Karang Jarak 的數百名漁民，抗議煤油的價格上漲三倍，煤油是漁民晚上補魚時點煤油燈的必需品，他們結集衝入 Kragan 將鎮上 15 家華人商店及 2 間教堂破壞。

1998 年 1 月 27 日在 Kragan 東邊的 Sarang 發生同樣由漁民發起的暴動，約一百多名漁民將鎮上 9 家華人商店摧毀，並搶奪貨物。

1998 年 1 月 28 日幾個地方同時發生暴動， Rembang 的商店及教堂被毀，Sluke 的商店被搶，Banjarjo 在晚上多家商店被搶奪，暴民似乎由外地來。

1998 年 1 月 29 日 Padangan 發生暴動，但警方及時阻止暴動，21 名被捕，其中有漁民，失業青年及中學生。

1998 年 1 月 28-30 日東爪哇的 Tuban 發生同樣搶奪商家的暴動，然後蔓延到東岸的城鎮，直到 Rembang 以東的地區，這些搶奪行動是發生在伊斯蘭的假日 Idul Fitri ，許多人抱怨要用來做為祭品的食物漲得太高，警方表示，暴民主要是來自 Bulu， Tambakboyo， Jatirogo 及 Palang 等地區的農民，行動是有計劃性，事先曾有聚會決定了這項行動。

1998 年 2 月 2 日在東爪哇的靠近泗水 (Surabaya)的帕蘇路安(Pasuruan)發生暴動，三小時內破壞了 10 間房屋及商店，主要抗議煤油價格上漲，警方迅速控制局面。

1998 年 2 月 3 日，靠近 Jember 的 Kasiyan 發生暴動， 這是更小的鄉鎮，持刀青年破壞商店，並打算搶奪財物，但被當地青年制止。1998 年 2 月 5 日警方宣布逮捕了 152 名嫌犯，被控告搶奪財物罪。

1998 年 2 月 7 日東爪哇的 Bojonegoro 發生暴動，數十名學生攻擊當地最大的華人批發商 Langgeng 的倉庫，造成損害，這項行動早在三天前就有謠言相傳，當地警方試圖阻止，但未成功。暴動發生時間僅一個小時。

第三階段

1998 年 2 月 12 日，以井里汶(Cirebon)為核心，延申在沿岸公路 200 公里，西至 Pamanukan 東到 Brebes 範圍內的城鎮發生多起暴動，持續了三天，起因是由計程車司機及工人因為對物價上漲感到憤怒，而發起暴動，仍是以搶奪華人商店為主，有些華人躲入警察局，沒有華人傷亡，但是暴徒有四人被射殺。井里汶 (Cirebon) 西邊的 Jatiwangi 有多家商店被焚毀，包括車行及工廠，都是華人產業，計有 23 家商店被毀及 30 間房屋受損，在 2 月 13 日有另外兩家商店被焚毀。

事後根據警方調查，暴動並非由本地人發動，而是由外界人士引發，有證人目擊有兩輛卡車在暴動之前載暴民進入，警方逮捕了一名來自萬隆一間大學的大學生，名為 Lubis，可能涉嫌叫唆暴亂。另外警方也逮捕了涉嫌參加暴動的民眾共四十餘人。

1998 年 2 月 12 日，井里汶(Cirebon)南邊的 Kuningan，則在主要市場被縱火而引發發大火，有 100 間舖頭被毀。

1998 年 2 月 13 日，在井里汶(Cirebon) 西部的 Pamanukan 發生暴動，起因是由在高速公路塞車的民眾和警察發生衝突，警察開槍打死了一名 28 歲的男子，引發更大的衝突，因此 Pamanukan 的商店、教堂以及一家診所被焚毀。鄰近地區在其西部的 Ciasem 及 Sukamandi 也被波及，群眾聚集以抗議民生物質高漲而攻擊華人商家，計有 25 家華人擁有的商店受到攻擊，並有 12 輛汽車及 19 輛摩托車被縱火焚毀。警察逮捕 266 人並實施一夜宵禁。

1998 年 2 月 13 日，在爪哇島北岸介於井里汶(Cirebon)和 Brebes 之間的小鎮 Losari 也發生暴動，暴動開始於市場，也是抗議物價上漲而造成，約有 500 名

憤怒的民眾攻擊商店，並焚燒貨品，計有四十多家華人商店被毀。警方設法驅散群眾，反而使暴動的範圍延伸到鄰近地區如 Tanjung 及 Bulakamba。後來鎮暴警察(Brimob)用橡皮子彈開火及使用催淚瓦斯才控制局面，這是首次在這一波的暴動中使用，交通癱瘓，鎮暴部隊必須出動直昇機才能進出。計有超過 60 間商店被毀，許多車輛被燒，有兩名青年被散彈打死，分別是 22 歲青年 Tamin bin Darmawi 及 24 歲的 Amran，有六名十幾歲的青少年受傷，有 24 人被逮捕。

據報道，群眾將華人商店的民生必需品如肥，食用油，甚至電器產品，丟到大街上，然後焚毀，並且阻止圍觀群眾取走貨物，並且表示「我們不是賊」。群眾在週五中午的伊斯蘭教午禱時間散去，下午再次結集。

1998 年 2 月 13 日在西爪哇的 Sukra 區的村莊 Patrol Lor 發生反華人暴動，有商店被攻擊，村內一家教堂被毀。

1998 年 2 月 14 日在直葛(Tegal)南方的 Margasari 有暴動發生，該地 7 家商店被毀，貨物被丟到街上供人搶奪或被焚毀。而井里汶(Cirebon)及其鄰近地區仍有零星的暴動傳出。

1998 年 2 月 15 日在西爪哇井里汶區(Cirebon)的 Sindang Laut 發生暴動，六家華人擁有的商店被焚毀。

1998 年 2 月 15 日在西爪哇 Majalengka 區的 Kadipaten 發生暴動，搶奪華人商店，六間商店被焚毀，另外八間商店被破壞搶奪，據報道軍警採取消極措施，任由搶奪進行，祇逮捕了一名試圖縱火的疑犯。

1998 年 2 月 16 日，在中爪哇的 Purbalingga 北方 11 公里的 Bobotsari 爆發全區域性的暴動，數以千計的居民激動地闖入兩間購物中心，將物品掠奪一空，安全部隊迅速趕到，很快的控制局面，但是群眾的行動已經迅速產生效果，Purbalingga 全境的商店立刻關閉。

1998 年 2 月 16 日，在西爪哇的萬隆(Bandung)轄區的三個市鎮 Pangalengan，Cicalengka 及 Cimindi 發生暴動，華人商店及工被攻擊或焚毀，警方宣稱暴民是由卡車(angkot)由外地載入，每個人可以得到 5000 盾印尼幣，警方逮捕了十二個嫌疑犯。後來一度謠傳將在萬隆市區內發生暴動，警方出動駐守各重要據點，沒有任何事故發生[7]。

其他地區

1998 年 1 月 2 日在伊利安（Irian Jaya）的 Sentani 發生暴動，主要是由當地的島民反對外來的穆斯林移民。

1998 年 2 月 1 日， 在中蘇拉威西靠近首府 Palu 的 Donggala 發生暴動，數百名青年攻擊 6 家華人商店並破壞公共設施，他們是號稱抗議物價上漲，警察原本

---

[7] "Perusakan Di Bandung, Majalengka Dan Pagaralam" Suara Pembaruan, 17 Feb, 1998.

逮捕了兩名青年，但在群眾壓力下釋放，後來出動 Palu 的軍方部隊才控制局面。

1998 年 2 月 2 日在南蘇拉威西的錫江或稱烏戎潘當(Ujung Pandang)發生暴動，數百名暴民破壞商店，華人及原住民的商店都有損害，警方後來對空鳴槍，制止了暴動。

1998 年 2 月 7 日在西參巴瓦島(Sumbawa)的比馬(Bima)，一百多名抗議物價上漲而到地方議會抗議的民眾在被拒絕接見後轉成暴動，他們將商店及車輛損毀，約有 60 商店被毀。多數是華人商店，市區中心的大型購物商場也被毀，警方對空鳴槍示警也無法控制場面。

1998 年 2 月 8 日，在弗羅倫斯島(Flores)上的恩德市(Ende)發生暴動，約有超過 1000 名的穆斯林島民攻擊華人商店，暴動持續兩天，燒毀 21 家商店，摧毀並強奪另外 71 家商店，他們是因為排隊買米時因物價上漲及糧食短缺感到憤怒而引發暴動，並派代表向地方政府要求降低物價，華人商家躲入軍營中，暴動經過外地軍隊調入才控制住局面，有 56 人被捕。市區因而癱瘓兩天，後來地方政府設法臨時供應平價米以平民怨，這是被認為該地有史以來最嚴重的暴亂事件[8]。

1998 年 2 月 11 日，在中部蘇拉威西(Central Sulawesi)的普路(Palu)市發生暴動，約有五百名示威者在市區集結，其中以大學生及中學生佔多數，要求降低民生物質的價格，在示威結束以後，而其餘未散去的群眾回到大學校園時和鎮暴部隊發生衝突，群眾開始向鎮暴部隊投擲石塊，警方開始對空鳴槍，並逮捕了 34 名示威者，其中 20 名是學生，警方據信是社會運動團體主導這次行動。

1998 年 2 月 13 日，在北蘇門答臘的先達(Padang Sidempuan)發生暴動，一連三天，從 2 月 13 日到 2 月 16 日，由摩托三輪車(becak)的司機帶頭攻擊商店，抗議油價上漲，後來轉成全面性抗議民生基本物質高漲的暴動，上千名民眾參與暴動，暴動後來轉變成為反華人暴動，50 家商店被毀，交通全面癱瘓。蘇北省(North Sumatra)警方首長 Brig. Gen. M.A. Sambas 調查後認為，暴動是由抗議物價上漲的民眾臨時起意。

1998 年 2 月 14 日，東南蘇拉威西(Southeast Sulawesi)的堪達里(Kendari)發生暴動，兩百多名高中生及大學生在抗議物價上漲示威，學生亦派代表赴地方政府請願，要求降低物價，後來開始對商店投擲石頭，示威者攻擊華人商店，並且用石頭丟擲店主，學生後來和警方發生衝突，事後有 37 人被捕。據報導當地的學生和警方曾在數月之前因為群架發生衝突。

1998 年 2 月 14 日在龍目島(Lombok)上的 Praya 發生暴動[9]，暴動是在市場一群人在聽了一位江湖藝人解釋金融危機的原因後變後憤怒而引發暴動，他們直接

---

[8] Keith B.Richburg "Protester Target Ethnic Chinese", Washinton Post, 10 Feb 1998. 該地區素來很少發生這一類的暴動事件。

[9] 龍目島也是歷來很少發生這一類暴亂的地方，過去祇有在六十年代因為受到雅加達反

和警方發生衝突，兩名暴徒被警察開槍打死，分別是 30 歲的 Sahrun 和 18 歲的 Fadli，11 名受傷，由於當天是中央龍目島(Lombok)傳統市場趕集日，許多外地村民在場，群眾試圖破壞商店，有 3 家商店及 1 家銀行被毀，都是華人產業。

1998 年 2 月 14 日在西巴布亞島的伊利安(Irian Jaya)的仙達尼鎮(Sentani)，發生暴動，對象是當地的華人商店，暴動迅速被平息。

1998 年 2 月 16 日在南蘇門答臘島(South Sumatra)位於首府巨港南方兩百公里的小鎮北加拉蘭(Pagaralam)發生暴動，上百名抗議民生物質過高的示威者集結[10]，最後轉成攻擊商店，向商家丟石塊並搶奪貨物，部分商家係屬華裔，暴動持續三個小時，軍警集結後恢復秩序，事後警方逮捕了三名嫌犯，被控以煽動暴動。

最後，這波 SARA 暴動終於傳到首都雅加達來，根據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 Economic Review)的 1998 年 2 月 19 日的報導，雅加達北部的班芝蘭，是超過三百年的華埠，也受到襲擊，報導如下: 在印度尼西亞主流報紙上看不到任何消息，但是在過去一個月持刀子的幫派已經洗劫了雅加達北方的華埠裡的三家餐廳，並且剝除所有用餐者的錢財及貴重物品。其中一次，受害人是來參加婚禮宴會[11]。這一連串的暴動令到最後警方甚至不惜下達格殺令，根據國家通訊社安塔拉社的引述，警方發言人 Lt. Col. Soetrisno T. S.表示，暴動是不合乎社會正義的，不應被容忍，要求警方如果現場目擊暴動，可以直接開槍[12]。

第四波：五月暴亂

五月暴動是一場驚心動魄的動亂事件，動亂雖然在各大城市發生蔓延，但是以首都雅加達最嚴重。五月暴動的規模和嚴動性是印度尼西亞三十多年來首見，使得世界各國的領事館在匆忙中撤僑，而雅加達則經歷了一場空前浩劫，群眾與鎮暴警察對抗，宵小趁機橫行，市中心區各地出現縱火，搗毀，搶劫等各種形式的暴亂。暴亂一週後，蘇哈托總統下台，結束了三十多年的一人獨治天下的局面。

關於這場暴動的性質、意義和具體情況，都有相當分歧的爭議，例如暴動到底是一場人民革命還是軍方奪權的陰謀，這一類的爭議相信會一直持續下去，很多具體發生的情況更是一直無法釐清，例如華裔婦女受到集體強暴的襲擊，竟

共清鄉運動的影響而發生過反華暴動。同時因為近年來開發成為觀光區，一般認為是比較不會被暴亂波及的地方，但這次卻發生暴動。見 Jenny Grant, “Riot Hits HK Tourists' Holiday Isl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16 Feb 1998 .

[10] 有報導認為暴動的主體是學生，見“Sumatra Students Riot Over Price Hikes”, Australian Financial Riview, 16 Feb, 1998.

[11] John McBeth “Indonesia Dangers Persist Further and Larger Riots Could Railroad Reforms”,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19 Feb, 1998.

[12] “Fresh Riots Hit W Java and S Sumatra Towns”, Jakarta Post, 17 Feb, 1998. 隨後 Soetrisno 表示警方仍會遵照法令規定的程序來使用槍械。

然是在事件發生過了一個多月以後才逐漸由網路消息傳出，最後才得到大眾媒體的注意而加以報導。而事後的發展是，除了有民間團體進行調查，有比較詳細的調查報告出現以外，官方的調查雖然弄得煞有介事，最後竟然是不了了之，真相還在眾說紛紜的迷霧中。

印尼 1998 年五月爆發的騷亂，開始是在棉蘭由要求改革的學生引發的暴亂，暴亂中華人及華人商店再一次成為攻擊的對象[13]，後來擴散到雅加達，而後來發生軍警對學生開槍的事件，引發了雅加達前所未有的大暴亂，不僅有華人的財產被焚燒搶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在騷亂中華人婦女被暴徒有組織地強姦。許多人指稱，事件是由部份軍方人士和印尼極端勢力幕後策動。雅加達人權與婦女研究組織經整理後的報告顯示，五月發生的全國騷亂中，全國各地總共發生多宗暴徒強姦或集體輪姦華裔婦女的慘案，其中以首都雅加達發生的最為嚴重，施暴地點集中在華人開設商鋪的北區和西區，如班芝蘭（Pancoran）、米特拉巴哈里（Mitra Bahari）和文登（Dangkarang），而東區接近機場一帶的華人住宅區也成為目標之一。

華裔婦女的強暴事件主要發生在 5 月 14 日到 5 月 16 日雅加達暴動最厲害的三天，當滋事者控制了這個擁有 1 千萬人口的城市時，在雅加達城內各地便發生多宗強姦案。就現在可以掌握的資訊，可以拼湊出大致的圖象，在 1998 年五月十三日下午，暴徒開始燒車及進行連串破壞行動，翌日，雅加達陷入無政府狀態，到晚上，暴亂更到達高峰。據目擊者和受害人透露，暴徒分成數組，每組四至七人，由卡車載到現場，他們先帶頭搶掠，然後趁其他人加入搶掠期間，再由接載他們的車輛送離作案地點，由於這些人被指認是穿軍靴，同時卡軍上也被指出有軍用品，因此懷疑可能有軍方涉入[14]。

根據從事調查最具公信力的「人道志願團」的依達奈達表示，強暴事件的發生在地點上有特定的集中性，在雅加達某些角落，同一時候發生的性騷擾事件，出現在同一條街道的所有女人被施暴和性騷擾的情況。據調查，在五月暴亂中，暴亂期間發生的強姦和性攻擊事件中，有 20 名婦女與孩童喪命，是遭強姦後被攻擊者引火活活燒死，或隨後因傷勢過重而不治身亡。被強暴的婦女被調查出來的有 168 件，幾乎全部都是華裔婦女[15]。除了雅加達之外，在索羅(Solo)、棉蘭(Medan)、巨港(Palembang)以及泗水(Surabaya)，都有被施暴或遭性攻擊事件傳出。

參與援救工作的人道團體表示，這次大規模強姦案可能是有組織策劃的，根據其所查訪的對象表示，事件的幕後有人主導，先聚集了社會上的流氓和失業人士，然後將他們全部送到爪哇東部一地進行集訓。暴徒事前接受過訓練，以執

---

[13] 在棉蘭的暴動中，抗議物價高漲，要求政府解決經濟危機是主要訴求，因而華人商店成為主要被攻擊的目標，見"Kerusuhan Di Medan, 22 Mobil Dibakar", Suara Pembaruan Daily, 6 May 1998. 及"600 Kios Dibakar Di Lubuk Pakam", Waspada, 6 May 1998.

[14] 見山迪阿宛神父訪問錄 "Wawancaran dengan Romo SANDIAWAN SUMARDI", Mingguan D&R, No.44, 20 June, 1998.

[15] "Kerusuhan Mei, Sedikitnya ada 168 Perkosaan", Republika, 20 July, 1998.

行縱火搶掠和強姦華人婦女的任務。有消息還指暴民每強姦一名華人婦女，就能得到報酬。這樣的消息對多數的印尼人來說並不意外，印尼惡名在外的民兵團幾乎都是用同樣的模式形成。然而這些民間調查的能力有限，無法進一步查證，同時調查有組織強姦暴行的多個印尼民間團體，都受到恐嚇，如果繼續調查將帶來人身安全威脅。有能力對民間團體做這種規模的監控，似乎祇有軍方的情報部。

此事件經過媒體的廣泛報導之後，終於讓印尼政府採取行動，成立專案小組來調查事件真相，蘇馬迪和其他人權活躍份子週一向「國家人權事務委員會」提呈有關這些強姦案的詳細報告，報告中表示，其中大多數案件是發生在雅加達北部和西部。然而，許多倖存者、他們的家人、目擊者、醫生、醫院人員以及自願工作者，卻在調查期間接到威脅信或恐嚇電話，命令他們不要向有關當局或公眾人士透露這些性攻擊事件，這些情況顯示這些性攻擊事件背後涉及有組織的犯罪行為。「國家人權事務委員會」在其聲明中，直接譴責印尼政府疏於保安，讓強姦和性攻擊罪案迅速擴大，要求政府針對其疏失，無法保護人民的安全，作出公開道歉，並嚴懲歹徒。然而至今尚未有任何具體的後續行動，沒有任何人因為此事而控罪，也沒有任何人得到政府正式的撫恤或道歉。

參考資料

Asiaweek
CNN
Detik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Gatra
Kompas
Republika
Waspada
Washinton Post
中國時報
星洲日報
聯合早報
亞洲週刊

附錄：Vivian證詞

Vivian證詞是印度尼西亞五月暴動受害華裔婦女事件最早披露消息，而且是在網路上披露，然後消息才漸漸傳開，因此是個重要的文件。原文為印尼文，特別收在本書附錄，以昭信實，由於這篇證詞本身有其重要性，在此將全文翻譯出來。其印度尼西亞文的文本，是由網際網路的新聞討論組 < alt.soc.indonesia.mature > 下戴。

The Testimony of Vivian

The Original, Uncut Testimony of Vivian in the Indonesian Language

Source : Newsgroup alt.soc.indonesia.mature
Date : June 12, 1998
From : Peace

Hai para netter,
Kemarin saya mendapatkan kesempatan untuk bertemu dengan salah seorang saudara dari teman saya yang menjadi salah satu korban kerusuhan 14 Mei lalu. Ia tinggal di salah satu apartemen Pluit.

Nama : Vivian (samaran)
Umur : 18 tahun
Kelamin : Perempuan

Dia memiliki seorang adik perempuan dan seorang adik laki-laki. Dia tinggal sekeluarga di apartemen ini.

---

creepy
Sekitar pukul 9.15 pagi hari sekeliling apartemen sudah di kerumun i ratusan orang massa yang terlihat seram sekali. Mereka berteriak-teriak seperti kesetanan, "Bantai Cina", "Mari makan Babi", "Ayo Pesta". Kami sekeluarga tinggal di lantai 7. Saat itu, kami ditelepon oleh keluarga yang tinggal di lantai 3 bahwa massa sudah naik ke lantai 2, dan bahkan ada penghuni yang dikejar-kejar sampai ke atas. Saat itu kami langsung takut, tapi dalam ketakutan itu, kami sekeluarga berdoa dan pasrah kepada Tuhan. Setelah itu, kami bersiap pergi meninggalkan kamar, dan kami terus naik melalui tangga ke lantai atas, karena ke bawah sudah tidak mungkin. Kami naik sampai lantai 15 dan di sana kami diam di kamar salah seorang kenalan kami. Tidak lama kemudian, kami kaget karena dari lift keluar sejumlah orang tepat saat kami akan masuk, lalu kami cepat-cepat masuk dan kemudian mengunci pintu. Saat itu kami mendengar pintu kamar lain diketuk dengan keras dan terdengar banyak teriakan dari ibu-ibu dan anak2 gadis. Sementara kami merasakan amat mencekam di dalam kamar, lalu sadar bahwa kamar kami nantinya akan mendapat giliran, maka kami langsung berpencar dan sembunyi di sudut2 kamar. Dari dalam kami mendengar sayup-sayup anak2 gadis sekitar umur 10 sampai 12 tahun yang berteriak, "mami....mami.....", "mami.....sakit.....mami.....". Saat itu saya tidak tahu apa yang terjadi.

Setelah hampir setengah jam kami menunggu, keadaan mulai reda, dan suara mulai tidak terdengar, kami memberanikan diri untuk melihat. Dan setelah kami keluar, ternyata apa yang kami liat adalah ....tidak dapat disebutkan..... Kami melihat banyak orang bergelepakan di lantai, banyak anak anak kecil dan anak2 gadis yang ikut bergelepakan... Ya Tuhan....apa yang terjadi...., adik saya perempuan (Veny) berteriak-teriak histeris melihat itu semua, dan dia langsung memeluk papa saya. Melihat itu sayapun menangis..... Akhirnya, kami bersama dengan kenalan kami, dia suami istri baru menikah turun lewat tangga. Sampai di lantai 10, terdengar ada beberapa teriakan minta tolong..Karena teriakan itu jelas terdengar, kami tergerak untuk masuk ke lantai itu..Tapi saat belok dari persimpangan, kami terkejut karena banyak sekali orang-orang. Dan saya sempat melihat dengan mata kepala sendiri ada seorang gadis yang umurnya sekitar 20 tahunan sedang diperkosa oleh 4 orang..dia berusaha berontak tapi dipegangi. Melihat itu kami langsung lari sekuat-kuatnya....

Tapi malang...Veny keburu ditangkap oleh orang2 itu. Dan saya sekeluarga berusaha menyelamatkan dia, tapi mereka kira2 ada sekitar 60 orang. Akhirnya kami sekeluarga, papa, mama, saya, Veny dan Doni juga kedua suami istri Om Dodi dan tante Vera diikat oleh mereka dengan menggunakan sobekan seprei. Mereka membawa kami ke sebuah kamar. Om Dodi saat itu sudah menanyakan kepada mereka apa yang mereka mau, tapi mereka tidak menjawab, tampang mereka sangat jahat dan kejam. Salah seorang dari mereka menarik Veny dengan kasar, dan menyeretnya ke sofa, saat itu saya tahu, bahwa Veny dalam bahaya, saya berusaha berteriak sekeras-kerasnya, dan salah seorang dari mereka menampar saya, kemudian papa saya yang juga berteriak dipukul dengan balok sampai pingsan, mama saya sudah keburu pingsan sejak melihat Veny ditarik oleh mereka.

Saat itu, saya hanya berdoa pada Tuhan, Tuhan jangan sampai malapetaka itu menimpa kami.... Om Dodi, yang saat itu terus membujuk mereka agar mau meninggalkan kami dengan imbalan uang tetap tidak berhasil. Dan.....akhirnya Veny diperkosa secara paksa oleh mereka. Saya yang tidak tahan melihat hal itu apalagi mendengar teriakan pilu Veny, langsung menangis dan menutup mata rapat2...Mereka yang memperkosa Veny kira2 ada 5 orang, dan setiap orang selalu memulainya dengan teriakan "Allahu akbar".... Mereka sadis....mereka kejam.....tampang mereka sangat bringas..... Tidak berapa lama ada sekitar 9 orang lagi masuk ke kamar itu, dan menarik saya dan saya sempat melihat tante Vera juga ditarik secara paksa. Saat itu saya langsung pingsan.....dan tidak tahu apa yang terjadi....

Saya terbangun kembali kira2 sore hari sekitar jam 5/6 sore, kepala saya pusing dan saya baru sadar bahwa tubuh saya ternyata tidak mengenakan baju lagi, dan saat itu saya menangis, saya merasa amat kecewa, saya ingat bahwa anggota keluarga saya masih di situ,,, dan saya melihat dengan samar-samar papa memeluk mama saya dan Doni. Om Dodi saya lihat tergeletak di lantai, sedangkan tante Vera menangis di atas tubuhnya. Saya tidak kuat bangun..... Saya akhirnya lemas dan tertidur kembali.

Keesokan harinya saya telah ada di rumah sakit pluit. disamping saya ada mama dan papa. dengan masih merasa sakit di seluruh tubuh saya, saya bertanya, "ma...kenapa Vinny ma.....?" Tapi saya merasakan sakit sekali sewaktu mengucapkan kata2 itu. Pipi saya rasanya bengkak. Mama saya langsung menangis dan tidak dapat berbicara. Sementara papa tersenyum sambil menahan tangisan.

Setelah kurang lebih 4 hari saya dirawat, keadaan saya mulai pulih. Dan papa menceritakan kepada saya apa yang telah terjadi dengan pandangan yang pilu..... Saat saya pingsan itu, saya telah diperkosa oleh sekitar 7 orang, saat itu papa saya masih tidak bisa melihat dengan jelas, karena ia masih pusing akibat dipukul dengan balok. Mereka memperkosa saya dengan membalik-balikkan tubuh saya dan membenturkannya ke tembok. Dan, setelah itu papa bilang...."Vin, Veny udah jalan.....". Saat itu saya bingung dan tidak tahu mengapa saya langsung menangis, dan mungkin tangisan itu terdengar sampai keluar kamar... "Kenapa pa?????"", papa tidak menjawab....papa langsung menyuruh saya istirahat dan ia langsung keluar kamar. Saat itu saya menangis terus-terusan seakan hidup ini sudah tidak berarti lagi.

Setelah semuanya itu berakhir dan seminggu yang lalu saya pulang dari rumah sakit ke rumah saudara saya, saya baru diceritakan apa yang terjadi. Ternyata, saat Veny diperkosa, Veny berusaha terus melawan, oleh sebab itu ia berkali-kali ditampar oleh orang2 biadab itu, dan terakhir kali Veny melawan, ia meludahi salah seorang dari mereka. Merasa tidak senang, ia mengambil pisau (tidak tahu pisau apa) dan langsung melayangkan pisaunya itu ke perut Veny, dan secara biadab seperti binatang ia berkali-kali mengibaskan pisaunya ke perut Veny, sampai akhirnya Veny menghembuskan nafasnya yang terakhir dengan darah mengalir di sekujur tubuhnya.

Saat mendengar itu, saya langsung shock, dan papa bercerita lagi bahwa Om Dodipun mengalami hal yang sama, yang akhirnya menghembuskan nafasnya yang terakhir di saksikan tante Vera yang juga menjadi korban perkosaan.

Tuhan.....mengapa ini semua mesti terjadi??? Saat ini tante Vera ditemani oleh kakaknya tinggal di rumah orang tuanya, dan menurut kabar dari kakaknya, sampai hari ini dia masih shock dan sering melamun sendiri, bahkan seringkali tidak mau diajak makan. Dan, mama saya juga pasrah. Saya dan mama sampai saat ini, hampir tiap jam menangisi kejadian tersebut, dan saya tidak bisa lupa akan kejadian hari itu. Bagaimanapun juga mereka adalah manusia biadab yang tidak berkeprimanusiaan.

Saudara2 para netter, saat ia menceritakan kejadian ini, banyak yang tidak dapat diungkapkannya melalui kata2, dan sepanjang bercerita, airmatanya selalu mengalir tak tertahan. Dan mendengar cerita yang serupa dari beberapa teman saya yang lain, yang hampir selalu sama adalah teriakan "Allahu akbar" yang diucapkan oleh para penjahat itu. Apakah mereka menganggap perbuatan mereka itu jihad?

Hai para alim ulama, Agama Anda adalah agama mayoritas, tetapi orang2 yang baik dan memiliki cinta kasih terhadap sesama dalam agama Anda adalah minoritas. Bagaimana dengan Kristen, Budha dan Hindu, yang agamanya merupakan agama minoritas, tapi umat2 yang baik dan memiliki cinta kasih dalam agama itu adalah mayoritas. Sebagai saran saja bagi anda para ulama Muslim, kami menghormati agama anda sama dengan kami menghormati agama kami sendiri, agama anda adalah agama yang baik, tetapi para pengajarnyalah yang tidak mengajarkan cinta kasih, dengar saja di radio, FM 98,5 atau 95,4 kalau saya tidak salah. Di situ terdapat siaran langsung khotbah pengajian dari sebuah mesjid di jakarta, Anda tahu, yang diajarkan oleh para pembicara di situ adalah, bahwa umat Islam harus bangkit, balas dendam, memusuhi Kristen, Memusuhi Cina, melawan Pemerintah.

Hai, engkau para ulama yang munafik, kalo Anda tetap tidak mengajarkan saling mengasihi dan saling mencintai dengan kasih antar sesama umat yang seagama maupun yang beragama lain, maka saya yakin agama Anda tetap jadi Mayoritas tetapi dengan kualitas umat yang semakin bobrok dan dengan umat yang semakin beringas.

INGATLAH! Anda yang mengajarkan, Andalah yang akan mendapatkan hukuman tertinggi dari Tuhan.
Semoga Anda bertobat!

Vivian證詞

筆者所譯

(開頭為發信者說明)

親愛的網友，

昨天我有機會見到一位五月暴動中的受害者，是我一位朋友的親戚，在五月十四日受害，她住在 Pluit 的一棟公寓。

(基本資料)
姓名: Vivian (化名)
年齡: 18 歲
性別: 女性

她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和家人一起住在公寓。

(Vivian自述)大約早上九點十五分公寓被上百名群眾包圍，他們好像著魔一樣，他們高聲叫喊著，「宰了華人」，「把這些豬吃掉」，「大夥一起上」。我們家住在七樓，當時我們接到住在三樓的住戶的電話，告訴我們群眾已經爬到二樓了，並且追趕住戶，一路往上爬。我們聽了很害怕，但在害怕之中，我們家人開始祈禱，把信心交托給上帝。然後我們收拾準備離開，從樓梯往上走，因為往下走已經是不可能了，我們計劃躲到十五樓的熟人家中，到了十五樓時我們嚇了一跳，正當我們要進入室內時看見幾個瘋漢從電梯中走出來，我們很快進去並且將門鎖起來，我們可以聽到強力的敲門聲，以及來自其他住家的婦女及女孩尖叫的聲音，場面很緊張，我們知道很快就會輪到我們，因此我們散開躲在角落裡，當我們躲起來時，還可以聽到一位約十歲或十二歲的小女孩尖叫，「媽媽、媽媽」，「媽媽、受傷了、媽媽」，我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等了半個小時以後，似乎一切恢復平靜，再沒有聽到什麼聲音，我們鼓起勇氣走出來，當我們走到室外，我們看到很多人躺在地板上，包括小孩及年輕女孩，老天，發生什麼事，我的小妹(Veny)尖叫，然後抱住我們的父親而哭泣，看到這個場面我也哭了。最後我們和我們的熟朋友和一對新婚夫婦決定走下樓去，走到十樓時，我們聽到有人喊著需要幫助，由於叫聲很清楚，我們就設法去找聲音從那裡來，但是當我們轉入交叉口時，我們全給嚇住了，有很多瘋漢

在那裡，我當場親眼目睹了四個男人圍著個女孩(約二十歲)，正在強姦她，她拼命抵抗，但是因為被緊緊抓著而無能為力，看到這個可怕的情況，我們儘快往外跑，…

很不幸，他們追過來，先是抓住了 Veny，我們設法要救她，但是他們人太多，我們寡不敵眾，他們約有 60 個男人，最後，我們全家，父親、母親、Veny、Doni 和我，以及那對夫婦 Uncle Dodi 及 Auntie Vera 全被抓住，並且用繩子綁起來，繩子是臨時從床單撕下來做成的，他們把我們抓到房間裡，Uncle Dodi 問他們到底想做什麼，他們不理他，他們臉上沒有一點慈悲。

其中一人很粗魯地把 Veny 拖到沙發上，我知道她有危險，於是大聲尖叫，但是被另一人打了巴掌，我父親也大聲叫喊，然後被人用一根木棒狠狠打了一記昏過去了，我母親則在她看到 Veny 被拖過去時就暈過去了。

此時我祇能向上帝禱告，「父神，請不要讓可怕的事發生在我們身上。」Uncle Dodi 嘗試要他們放人，表示可以給他們錢，但是無效，於是 Veny 就被他們強姦了，我實在無法忍受，Veny 淒厲地叫喊著，我祇能緊緊把眼睛閉著，他們有五個人，每個人開始他們殘暴的行動時，都喊著「阿拉真神」("Allahu akbar")，他們實在野蠻，無法用言語來形容，臉上充滿凶惡，過了一會兒，九個男人過來把我拖過去，我也看見 Auntie Vera 也被強拖到一邊去，我昏過去而不省人事…

我醒過來時已經時下午五、六點時分，我感到暈眩，然後發現全身沒有穿衣服，我開始哭泣，我感到全身被蹂躪，我記起我的家人還在那裡，我彷彿看到父親抓住母親和弟弟 Doni，而 Uncle Dodi 躺在地板上，Auntie Vera 扒在他身上哭泣，我無法站起來，我感到很虛弱而又昏睡過去。

一天以後，我發現自己躺在 Pluit 醫院，父母親在我旁邊。此時我還是全身感到痛楚，我問，「媽媽，Veny 她怎麼了?」，當我說話時，我覺得面頰痛極了，母親一聽到這話就哭起來而不說話，父親強忍住淚以微笑來安慰我。

在醫院躺了幾天，我慢慢恢復力氣，然後父親慢慢告訴我當天發生了什麼事，他的臉上充滿憂傷，他說當我昏迷過去以後，我被大約七個男人輪姦，當時我父親因為被木棒打昏頭腦，也是昏沈沈，看不清楚，但是看到他們把我身體當做玩具，甚至丟去撞。父親最後說，「Veny 已經過世了。」我感到很困惑，不明白為什麼，忍不住哭出來，直問父親為什麼，父親不說話..他要我好好休息，就先離開了，留下我祇能哭個不停，我感到我的人生再也沒有什麼意義。

折磨過去以後，我在一週前離開醫院，住在我一個親戚家裡，然後我才聽到有關當天 Veny 發生的事，當天 Veny 被強姦時不斷抵抗，而被那些野蠻人不斷毆打，最後她向其中一人吐口水，引起那人生氣，他拿出刀子在 Veny 肚子上捅一刀，後來又連續刺了好幾刀，Veny 就在全身血泊中斷氣了。

聽到這樣的消息，我嚇壞了，接著父親說到 Uncle Dodi 也是同樣的命運，當場死在 Auntie Vera 面前，她則在更早之前被輪姦。

父神，為什麼這些事會發生，此時 Auntie Vera 住在她父母親的家中，由親人陪伴著。她的親人說，她還在驚嚇狀態中，精神還沒有恢復過來，她甚至拒絕進食。這段期間母親給我最大的精支柱，她每天伴著我，然而幾乎每個鐘頭我們想到這不幸就會哭，我絕對不會忘記當天發生的事，也永遠不會忘記那些野蠻而喪失人性的人。